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二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石門公暨劉太君六秩序

語有之中古之世道德足養其壽命非貌言也
蓋其時猶近沕穆其人涉世不甚深取於世不
甚廣材知有所不肯竟於物情有所不必窮則
握之已者常羸而受之天者靡損故俗多長厚



之風家躋仁壽之域所謂化國之日舒以長者
也在昔英誼之主往往尚高年臨雍拜老袒割
饋醕以勸成其化保乂其生誠重之矣今此禮
久廢不舉風會日流人亦爭機利姦鷲務華慕
羶自雕自琢以漸搢其真趣其算然而愛深望
至實未有不交相祝者也吾族數千指比八九
十歲老人黃髮鮐背輝映間黨若吾叔石門公
以歲戊申季春始及耆公少游太學爲東藩理
問遷同知寧州致其事以歸也當公之里居性

簡靖省贄聘往來兄子鵬舉甲第入則中秘出
則巡方公不有所藉以矜詡其門閥及公之東
而理藩西而佐牧奉職循理卽從弟在銓曹亦
初無所藉以發抒其意氣當路者益以是重之
迺公直接劾去矣是時州太守爲余友方子及
亦自免還莆中豈有所歆于公平大較公不欲
極才之所旣又不欲驚世之所趨食不重簋衣
不襲純行逡逡惟萬言囁嚅若有坊其殆庶羸
乎已而靡損其天者耶公茲體腴神王望之若

壯年以是知道德足養壽命也何獨古爲然顧
公諸子咸競爽迭起文采彪炳長者玄符試輒
高等廩縣官公第由然聽兒曹爲之爾未嘗聞
嚴夏楚而日以青紫幾幾也則意更遠矣公之
妃劉太君者前一歲丁未登六秩婉嫕惠敏與
石門公媿德焉而前後又偕壽誠吾門盛事也

贈劉太學五十序

夫生而有所以養之則長生生而有所以治之
則厚生迺其生厚者類多乘堅刺肥或日湏於

酒娥眉皓齒二八代射則以爲宴安之鵠毒伐
性之斧斤此於用不大相繆盭哉是不然養生
者在蚤服而重績繕氣而葆真故其爲言曰事
天治神莫善於嗇治生者亦大較在去甘攻苦
彊本而節用彼漆園吏逍遙其衷泔瀆其說於
道庶闕其倪焉而養生者則有主昔名儒之論
學也謂莫先於治生故善用之其微渺至可與
四時相禪於天而生以長其好者與泉相灌輸
於地而生以厚吾於解牛得養生焉機之所通

又何繆鑿也余常持是說以質某君某君首領
之一日某君從弟文起以心源劉君五袞之期
來告而介某君徵言於予將無忘所聞余疇昔
耶余惟劉氏稱久遠而最著者無如中壘中壘
經明行修迺猶以上興神仙方術事而淮南有
枕中鴻寶秘書及鄒衍重道延命方遂典尚方
鑄作言黃金可成及其上書陳災異指斥外家
而又傳列女微風后庭放佚炳然烈矣劉君少
卽負文名與某君爲同舍生嘗游於宛谿先生

之門墻習聞正學而尊人某翁以素封顯郡中
當老而倦勤也君自太學歸爲家督雖事耕作
乎務施與敦宗親豫而能約豐而不翔可不謂
經明行修哉今年屆五十在禮稱艾而服官政
者也君聞語人曰吾藉先人之靈有田一成有
屋一廛吾取天之餘以養生盡地之力以治生
退不標跡進不攘羣吾志耳余心躋劉君然願
劉君且無忘進也頃者官府格閱愛時有所暱
偏而權時有所旁落假令憂國奉主有如中壘

安得如劉君言者而况劉君受鄉先正之學必
執於道豈復爲神仙方術而已劉君有二丈夫
子並占一經方修其世業而嚮用之中壘子歆
卽有經術顧黨於新室論者以其父子學車輔
而行薰蕕以今劉君視向所獲益多向初欲化
物爲金竟爾無驗徒矻矻宦貧窮年讐校之役
何厚生之有以故知劉君得於天者全也余往
邁劉君色澤而度蘇似頗有養者然私度其年
三十耳文起言劉君居常不兼味不純帛與濮
孺人儷德而諧室無姬媵益以信無所以濁之
迺徐清無所以盈之迺蔽不新成可以厚生可
以長生可以全名可以儀刑儻世不無耽鴆毒
而狎斧斤者請以余言告之使並躋仁壽之域
則劉君所爲壽者不恢乎大哉是惟良月旣望
三日文起先率內子載拜致萬年之觴者三修
子婚禮然後梅氏別駕諸公而下幾數百指以
次入稱壽爵無算

雷長者六十序

郡有雷伯洪先生伯仲以文學高等起黃池廩
縣官先大夫嘗主教志學書院在坐數百曹獨
欽重先生而先生季弟省齋公以孝顯晚廼學
佛頗有得學人宗之今所稱雷長者公冢子也
長者仰承其先緒而務拓大延引之雖一布衣
乎內行甚備至就養終事壹稟於禮而奉繼母
崔如所生則復名雷孝子矣顧亦學佛與余弟
海藏竺結白社時違來印證蓋黃池多善知識
僧嚴習薰修屏楚城若耆闍而襟玉溪若阿耨

也者實自雷氏諷導焉歲之庚戌攝提貞于孟
既長者年周甲子也次君聖水私其姪孟錦謀
曰予聞至親無文卽文焉將無信曷若要梅子
申祝者之辭梅子者余鼎祚非能爲辭者然辱
世交久且亦學佛余根下無所深悟請淺言之
夫學佛之宜於壽者凡五學佛則重宰殺禁踐
生而仁心爲質慈憫之爲用最廣是宜壽攻苦
茹澹董藉充虛而飲不至腐腸味不令爽口是
宜壽蛾眉螭首見謂革囊體爲多漏則必密帷

鹿表石室集卷十二
六
牀之戒而嗇精氣之藏是宜壽其教在忍辱明
退讓與物無競可免於債性而煬餽是宜壽以
世界爲缺陷以諸有爲幻妄勢當無累基之危
積無撲滿之患而長者猶財法兩施爲衆所歌
舞是宜壽之數者長者皆躬自有之非若世稽
首抱足跡佞佛而已其爲壽自無量惡用余言
是拘拘者爲乎雖然有一轉語王稚遠與慧遠
書以年始四十衰同耳順遠荅之古人不愛尺
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不在長年達矣而自無

量壽佛以屈印度寶掌和尚壽一千七十二歲
則長年似亦所貴也身一也而禪家有色身法
身之別色身有涯法身無盡是一是兩長者其
試與聖水諸君叅之古宿有一語叅之數十年
而感時觸物或訶罵摑擊始躍如者雷長者繇
茲耆而老躋期願必有進於是庶以示我長者
字國和里族人尊之曰養明先生自署曰唯淨
居士博涉尚古爲詩有支許之風旁通天文地
紀而玉水漚言者其集也悶不肯出卽余未及

見度長者意若曰百川學海是其一漚耳又若
曰是豈真我哉彼漚自起滅海固自如耳殆如
泡之踰也長者有四子以次誦通聖水孟錦則
業先鳴矣伯洪昆弟所未盡酬者必駿發其後
人雷氏之吉祥善果尚取券于斯

徐長君暨魏孺人五表序

自昔魁杰之士其材焱迅其氣驚發初恒欲奮
然一見于世而其旣也事有不可遇有不必則
多歛華爲質捺壯爲穌以委諸寂莫之濱恬愜

之境安期生以策干秦皇不用迺留玉舄而去
之它若儒而昌黎眉山貴而裴丞相白太傅輩
之于黃面瞿曇也授衣留帶敷座安名羣焉飯
依之恐後此其人未嘗不事遂遇合也蓋水涸
而天根見殆理有固然亦人情之必至乎余姻
友友伯先生今大銀臺陵翁徐公之冢子邑所
稱徐長君者云長君有異材負奇氣人也少游
鄉校業有聲起而曰以友爲字友鄉國耶游太
學與海內外之賢豪長者游雖數奇不售名實

者矣是時銀臺公繇郎守成都尋副浙臬叅洛
藩長憲于滇以左轄東藩所歷非劇郡則大省
會壹意急縣官是務而以家棟屬長君長君以
獨力肩家政以廣胤進徐公于是禱于嵩而次
君生禱于岱而幼君生實維嶽降焉銀臺宦廉
而家漸以畝首闢奴客檢堂廉翼如庋閣有序
者咸長君以也然悉從力本無溢入長君師東
越董生爲買一姬以有子歿則撫其子以復有
室里楊生學無貲幾爲人傭助之使竟其學毛

氏纍而自粥妻以贖爲解其纍而還其妻四境
之內誦義無窮因以推用銀臺公之教者又長
君以也夫張而能弛積而能散天之道也長君
蓋已蚤見之及歲庚子長君年及艾一旦憬然
悟曰吾始逃勢若阱逃利若膩猶知有名也已
而逃名猶知有身也吾今悟四大之假合百千
歲之爲剎那也吾其一切空之乎談空者莫若
竺乾斥千餘金而爲芥子菴以崇設像教齊心
禮足庶求無生之妙指蓋至是而始足窺長君

之大矣余有孫息字長君伯子之子仲子與余
兄子同筆研獲從舍中人習長君之有內德也
大較謂長君之內魏孺人後長君生三年今歲
癸卯屆五袞性敏給而孝儉寬慈凡長君之所
爲闢田考宮訓子弟御臧獲皆孺人佐之余以
爲此豈非材且賢或猶女德之常耳陽主施陰
主受故聚而不能散入而不能出者陰教率然
長君一散而周人之阨若懸橐再散而治佛之
廬若布金外無所恡中無所櫻俾四境以誦義

公子而不二之門有長者則孺人以也至是益
足窺孺人之大矣余二三兄弟及羣從將以端
月六日爲孺人設悅之辰圖所爲祝者且長君
戒前期無受祝茲併修闕事禮也余惟長君冀
如龐居士夫婦求無生何論長生擬出世何論
住世顧非有二也無量壽佛非無生者乎千歲
寶掌非出世者乎要以得恬漠之極致而已銀
臺公八十杖國四世在庭嵬焉齒德長君與孺
人日侍膳金緋鶴髮之翁時問課玉立鸞停之

唐表石室集卷十二
孫若子仰融融而俯熙熙世法備矣然方將求所謂无上至道而皈依之卽千百歲爲刹那茲未足以盡長君而爲孺人健羨也雖然彼皈依者未嘗非儒而貴者也從道伯仲具文采風概安知非白傅裴相之一流人乎

從叔右溪翁七十序

夫好佚而不欲勞者人情哉顧罔不失之佚而得之勞蓋勞則思思則善心生而名以茂勞則勤勤則不匱而業以竝不寧唯是勞則志壹而

力顛志壹則精氣集力顛則多岐不分而生以永吾嘗持是以概于世率無爽而于吾從父右溪公其說猶契云右溪公者處士兩池公之仲子也初授田畝百耳治之十餘年而十倍之嘗一試爲扶溝尉此勞人之職也公盡節官下爲令張君所倚重未幾而公惟之曰吾與其僕僕馬首也孰若嬉嬉于吾之畝首乎與其罔上浚下而獲以無故也孰若因天任地而享其自然者乎吾欲用之家矣遂乞身歸其識度固越人

風表石室集卷十二
矣歸則揆水陸之衷而宅之左右百里以上控
寧陽下縮鳩茲爲委輸之所惟之曰吾聞之本
富爲上第益督治其畝鍾之田而拓大之而公
材敏給蟹螺汗邪辨原隰之宜無曠土金穰水
毀司雨暘之候無失時燠山䟽陂有竹樹果茹
彘特禽魚之入而或時出機素旁足以佐稻梁
無遺利校初所授業百倍之矣然而公豁達無
機事亦無所借資也究其所以臻此者則暑不
蓋寒不煬以庶夫泥蹈橈山乘樅無寧居晝有

爲宵有慮俛有拾仰有取無宴息抑心力之俱
勞焉若公斟出內權子母之間又綽然有餘無
致期無竭澤戊申歲大潦首捐穀數百石無庸
勸它若聘問燕饗必從豐無腐財而廢禮以故
百里之內誦義不休而三賓飲於鄉最後兵憲
金公正人也時守郡以書先肅公公今年七袞
矣業日以竝名日以茂非苟而可也則能勞之
效著甚彼好佚于游些窳偷安逮其志殫能索
奚以哉時屆月八日與長至之辰會是謂長生

我子姓方聚族而爲公祝因質鼎祚昔軒皇氏
之受道空同也曰無勞爾形子廼謂勞可以永
生詩矣廼茲契之右溪公老而有壯容嚙決若
沃雪驅策若御風時而寧陽時而鳩茲若在榮
在雷子言抑有所受之乎余應之曰吾受之屨
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帶之銘曰慎必恭恭則
壽夫火滅修容一舉足而不忘慎斤斤焉何其
勞也而富與壽則歸之吾曹所爲祝公者具在
周書矣有尊行者持觴而復于公曰鼎未學禮

乎禮之記七十曰老而傳公多男而材三爲邑
學生一籍太學諸孫並翹秀一歲而納婦者四
人后寢熾矣可傳矣古富而未有爵邑者命曰
素封以得比封君也諸子當次第以公顯拜命
于朝何言素公盍請佚焉以聽其修而息之
乎公怡然醕曰敬舉君之觴鼎小子復越次而
進曰公以長爲政于族矣尋卽自解去自公之
解去而族之萃者渙祖宗之廢丞嘗者殆周星
矣萃與渙之詞皆曰假廟蓋廟所以保萃而理

渙者也傳有之五世之廟可以觀德焉唯公圖
之抑亦先處士之貽也公瞿然起曰子稱人而
及其先孝也頌而不忘規厚也吾何敢忘吾先
吾少睹先人之政于族矣是非可否子先公無
預焉悉需令于長者至其成靡不入也靡不合
也薦時食而旅獻酬雍雍肅肅此其羲皇之世
乎吾老矣日稷而望蔭其何及遠吾與子姑酌
彼金罍乎聞之三十年爲一世世之盛衰相代
也吾與子更三十年而觀于廟必有明達者出

焉子志之以無泯今日之貺

從叔起莘先生六十序

起莘先生者余叔仲珍也先生生後余二歲爲
邑諸生及受餼學官並後余數歲以次薦則後
余十數歲先後薦之歲皆就北試被放也往余
年六秩以一艇避客江上先生今年當六秩亦
避之江上而余獨身往先生有所待以往其勝
情可想矣吾宗子姓多先生所撫訓圖以一卮
壽先生而跡之不可得屬余言代之余惟昔者

鹿裘石室集卷十二
嘗固辭諸君之有言矣以已不欲施之人則非
恕余卑行也卑固宜致于尊者違之則非禮回
環旬日而先生歸自江上鼎祚因申之言曰古
先盛時氣化惇龐人多壽考尚父七十釣茲泉
而始有後車之載鬻子九十有道符之陳抑何
其達之晚而遇合之難也然姬文一見而卽尊
爲師且徼惠于先人太公望以無能捕獸逐麋
之夫而驟與之策國事又何其識之早而遇合
之易也蓋其時上雖急得士而咨于番番之黃

髮必待其志堅材練則任之不疑下焉者量而
後進求而后與亦不敢以未習之身而湯焉嘗
試漢尚近古洛陽少年一旦而痛哭流涕欲以
改制度易服色孝文謙讓未皇終不以加絳灌
之上至武帝名好少矣迺若公孫弘菑川六十
之叟耳一言合意徒步起博士立拜卿相綰平
津之侯印實未嘗賤老也先生少卽以經義旗
諸生試輒首至都試則累罷去也初治易徙治
禮嘗有分曹以精禮舉之而主者中格其爲義

會文切理直抉聖賢之奧指以庶追弘正之遺
風非若今蛇神牛鬼軋茁鉤棘而已茲且爲吏
部選人需次官博士矣夫平津年六十徵以賢
良以不能罷歸尋有詔徵文學菑川復推上及
對策太常第居下當是時弘卽號恢奇多聞抑
曷由見焉及爲人主所厚遇日親貴則士亦以
賢之矣貴賤無常家詎不信乎先生之始累罷
去舉而中格與弘何以異起家爲博士亦類之
若天子擢弘對第一召入見 上方鄉文學招

俊又先生寧獨不類邪予小子竊謂先生之猶
勝弘也弘曲學以阿世多詐而鮮情實爲廷臣
所非先生居家有亮概不激不隨則先生勝弘
朔方之難發十策不得一先生多謀達世故事
至本末成壞預計之無爽則先生勝弘以三公
爲布被飾名中尉詰而故人怨先生內備姬侍
外不爲醜刻食一肉脫粟則先生勝弘平津之
封一傳遂坐法失侯先生之諸子並有聲在士
林夫先難而後易挹彼而酌此者天之道也當

必奕世早達以償先生之遲暮則先生勝其猶最勝者平津年董八十餘先生生長身豐下面方背窿固壽者相則先生勝所微不逮者 國朝文臣自劉誠意王新建二三公之外罕徹侯之封耳有進者曰子年亦六十耳曷不從先生出而偕翺以翔乎余謝曰此所謂量而後進也獻歲先生北首矣不有居者孰與行者敬亭之陽文脊之陰余願爲先生處守焉先生生之辰孟冬望之五日序之日長至月朔也

十長兄賓瞿先生六十序

文脊距蒲干半舍巖洞奇勝所爲瞿礪被鹿裘隱石室桓宣武命伏滔銘者也從兄子綦每遊大醉輒據石而呼曰爾爲主我則賓之迺自號賓瞿今年耆里中尊之曰賓瞿先生云然先生其初非隱也籍名博士試高等且待廩已用貲入太學爲按察照磨於豫章遷 王國之屬賦一笑詩以歸一笑者居嘗好諧謔或傳先生以笑忤宗戚顯人有是遷先生不譚也歸而目稱

青足稱甕以謝絕應門出則以筍輿或以騎遇
酒必飲飲必酣酒不必旨所與飲不必其儕拇
陳奕碁不必勝以取適而已過而覲先生之庭
花樹郁郁誦讀琅琅使人悠然忘去也故所至
則親人擬以爲柴桑所居則穰人擬以爲畏壘
有進而擬者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庶爲近之然
不聞蘧氏有年也夫論壽者一曰命之自天人
得而制之一曰葆之在人天因得而培之之
二者若相淳而實相承先生之儒而仕與人同
而升沈淹速不置悲喜應而求與人同而高下
良苦不生分別無所以滑其和無所以撓其性
人貌而天是無天損宦辟則味聊一染指先生
垂橐而旋奉身而退爲不盡其用有質而負有
要而忘先生爲之已責爲之彌縫爲不盡其情
兩構騎省之悼一遭西河之戚藜羹在御裋褐
自完爲不盡其享夫不盡則有餘有餘則重積
是無人損益以天則殖命于天以人則葆固于
人天人叶而福極臻六十之年始壽耳伯玉之

化境殆有進焉余小子以漸舉尼父之從心衛
武之勤物進先生恢乎其有餘地也先生覽揆
之日次于鶉尾其于壬午仰符 天子萬曆之
聖期挹帝虹而就堯日太史奏有曄然見南斗
之分者先生之所爲壽星也有煥然聚高陽之
里者先生之丈夫子所爲德星也 天子方崇
禮尚齒當必憲老師更袒割饋醕亦猶行古之
道乎余生後先生凡七歲幼而同學惟先生是
儀茲艾矣無所服官政而爲政于文度惟是履

安隱稍得勝先生而神明之用則日損比將藏
其草于鹿裘石室分先生醉據之半席而迺賓
之越數十年更將削觚破管肩隨先生于閩風
縣圃之間賓金母而拜木公下撫文脊一卷石
蒲干一蠡水回視六十之日如暘谷之初曜矣
姑書此從諸昆弟子姓脩先生爵請以爲異日
券

上海吳翁七十序

士居常相與有所緼咸思一自見出而爲經世

之業或于世不逢而志有所紬則多高鷄遠引
絕故所知交悶其身而爲遯世之事若嚴子陵
之于侯司徒蘇雲卿之于張魏公是矣顧其人
率孤貴失和偏奇而鮮衷于道論者時亦欣賞
其操尚而已余內弟唐君湜所亟稱上海吳公
則不然震恒吳公者唐宗伯元徵先生友也少
負雋材工制義遊太學試輒優南人士乙丙之
際徙而北則宗伯實與俱宗伯遂聯舉魁天下
是時先生都試者婁矣謝唐先生去就選人丞

南昌稍遷參晉闡先後並劇地以廉敏聞然非
其好也有母太夫人春秋高公復謝去曰此何
可以一日養易虜唐先生仕游顯至秩宗每有
意援公不應也公特出其所經未盡于試者學
其子以經術悉誦通聲籍籍起雖序所未盡于
吏者用之家與時逐海壖故沃土公善占穰毀
察泉脉而里之布縷被服天下機聲軋軋與田
歌烏烏相勞也蓋務完物而無息幣故業視先
世益饒因斥其餘治一園黃浦之上雲亭風觀

帶壑纓巒君湜嘗得寓目焉極爲余贊其勝且言公有勝情肅客以禮視履鮮健年七十而有嬰兒之色卽期頤未艾也越歲癸丑夏四月君湜以其縣弧之期來告曰公之年徃所爲卽期頤未艾者吾自卜之而公質行甚具子其爲吾敘次焉夫吳公初以文友唐先生也何所多讓而宗伯得時則駕建經世之閔業公安處散寮奉職循理亦不爲遜世之偏行當唐先生之北首居約也公不靳所有以資唐先生及宗伯都華膺多推詡而公一無所資唐先生亦不爲杜交滅景若子陵雲卿而借唐先生以獵鷄引之名今且行年七十也仰奉九齡之母帥子婦朝夕上食作荆蘭舞俛撫奕世之雲若仍課誦分甘老者鵠峙少者鳳舉而公歲優游其間隱不違親退不標跡修倫紀之常享庭闈之順之于道庶有所衷矣而高風雅尚世又復泠然歸之君湜稔吳氏家閥更言公父處士公嘉靖季年吳中倭上海猶烈處士爲收里中之遺齒而飼

起其劓瘐者所全活居多公時甫冠實佐之而
公所分與貧交䟽昆弟殆百計至讓產同祖弟
而時振其乏絕新廬舍于燬其孝睦有所授而
恢大之如此范少伯三至三散服桂飲水以仙
去以是知財何累人私之而封殖則爲圈鹿爲
牢豕公之而行德則爲豪俠爲仙遊太史公稱
蠡老聽子孫息之公太夫人前不言老有子一
恒伯仲者可傳矣彼宗伯之胤必以經世其家
者也伯仲宰相與講世而圖紹明哉是震恒公
之所爲永永壽者

侍峰阮三公六十序

宣歙地相錯如繡歙土陜不任耕故多趨化居
而遷卽遷吾宣者阮氏孫氏稱最久且著世相
爲昏姻阮之先有處士公傑者弘治中斥金千
伐石而梁夏家渡蓋宣歙之輿徒所經也受嶧
陽諸水以達于宛谿源漂疾涉秋霖漉激揚絕
道今茲驛隕納而卽康莊者百數十年誰之烈
乎幾傳而爲青峰公者余識之周春敦茂長者

也遵周官質劑之法而出入有經贏縮有度悉稟于公平晚乃務本富力稼穡建學之役公捐穀助焉而六丈夫子皆脩其故業益拓之太學侍峰君則公之叔子余友孫以治之外舅也君少遊成均婁試于京兆不獲售然已傾都人士矣及謝歸反關却軌自託于處士之義宣之俗近猶歛也好造請士大夫爲名高峭急猶忿一語相稽輒窮歲鬪諍而借資以守勝君所與焚枯酌醴推衿送抱皆故時貧交或循行田墅歌

烏擊缶以相勞苦而已一無所外援而且和之以天倪履之爲谿谷退然如不勝舉蓋望其容而使人之意也消則君誠有之士繇太學出其未也必俛徼一命之榮而取償三倍之利市君弗之屑也余在輦下嘗見諸公卿頭童齒豁以及鐘鳴漏盡而奔趨竭蹶不休者亦欲豐祿廕爲子孫久遠之計耳君當壯蟬蛻于汗濁之中鴻冥于雲漢之表豈易能者哉夫以君負材不試而小試之家所就業日以多然而終不能盡

已之材于于焉融融焉以虛游于一世初不欲
盡物之情甚哉人之不可使有所盡而行無餘
地也躋哉不盡者之必有餘也君四子伯和生
聲噪鄉校間以次競爽必駿以昌顯而君年始
者則爲天之所廸篤綏祐而俾其康遂休裕以
衍餘慶者在子與年矣當處士公之斥金爲梁
青峰公之捐穀建學人爭義之而一時靳固者
必竊以緩急非益顧今若太學先生昆弟鈞致
不貲諸子起文學高等中外之親幾千百指其
所獲不旣奢乎以是信爲善之利卽百世勿替
焉先生之館甥兩曾君及以治友壻也合而爲
舅氏壽屬不佞布祝者之詞余惟婿之稱外舅
曰岳意蓋援泰山有丈人峰耳魁然峻極之岱
宗震四維而長五嶽所傳登封七十二家者類
皆秘瑞檢而祈長生此庶足以祝先生余論敘
先生之質行如右以備異日代王言者之采

東溪翁劉長公八十序

余年踰艾無所事會茲長夏日惟與二三同人

以晤言消之一日坐相質論壽予曰箕疇攸好
以錫福法言彌劭以戒年有虞之申祐旦奭之
平格皆是物也則先務令德乎難者曰東魯之
淵極望而神損東陵之跖既富而考祥故天誠
難謀而人或互勝予又曰夫欲長生莫尚尊生
辟之燭焉闕奧室則竟夕光熒置風檐則俄頃
鎔液道家指精氣爲三寶貴性命之雙脩且煉
以神丹輔以上藥則延年有術乎難者曰橋山
茂陵儼歸天上交梨火棗不與人間故雖盜道
無私而僊才難得予又曰南陽菊水多商巖之
老西楚桃源猶秦季之人或九代在雞窠 或
五世皆龜息迺壽固有所受之乎難者曰李耳
之後爲將不聞黃髮武夷之會稱曾寧盡青瞳
故雖魯雞不伏越卵而鳧短豈續鵠長予又曰
語有之祿也者所以持生胤也者所以衍生祿
以厚其根胤以養其志詩人頌千歲于俾昌祝
百祿之是荷意者亦人情之上願而久視之一
道乎難者曰青城之叟絕鹽酪何有常珎懸溜

之栖謝妻子正虞家累予嗒焉卒無以應也頃
之諸君以劉長公覽揆之期告蓋歷有四百八
十旬矣而以歲計之曰八袞夫劉長公者漳平
子肖先生元子也予因以諭于衆曰當漳平以
奉所生諱自免令歸也一時士大夫高其節迺
長公實贊成之予及親覩公七十孤而烏烏孺
慕也殆世以孝聞公有仲文弱母太君猶憐愛
焉長公卽獨任勞爲家督然絕無所私嘗丞湯
溪有吏能兩薦于 朝坐失一上官旨投劾去

諸君唯唯曰劉長公誠令德人也漳平與後太
君並眉壽太君距期頤數年耳周文王夢九齡
而與其子武者三則所距之餘必與長公躋大
齊無爽矣不可謂有所受之哉諸君唯唯曰壽
者授也以與爲義長公頗直中觸事易發而事
過不留冢嗣之歿不以其賢故致太戚視西河
爲優予恒聞長公譚穡事大校辨五土之宜若
六穀之性與時節宣順之而勿傷夫養生一也
彼得之解牛此得之播種機相通也雖然長公

亦有天幸焉卽吏廉微祿尚足以代耕卽杭孺人捐中道而繼妃孟足媲美三丈夫子具質行績學相與怡穆若長公之于仲也孫曾之長者搨管幼者含飴足自娛而長公方刺肥健步履抑何必餐落英烹五石哉要于語所稱生而持與衍之者長公得之維夏之季日巳酉後君匪譽伯仲汪君原勺輩咸中表親也暨予兄子好爲長公甥者共籍予小子言拜長公于堂以爲康爵侑已而諸君驟然曰梅先生猶賦芋然其言是吾曹昔所難先生無以應者也今劉長公一一應之予以故知理之所躋雖堅白異同詭辯不克易其說天之所格雖百千萬億巧曆莫能筭其年

敬源劉次君七十序

劉次君震仲丞山陰也無負丞大學士朱公心重之後三年禫而謁銓朱公將丞以會稽次君不敢應迺補瓊州之文昌文昌漢紫貝地瓊環海數千里而爲郡唐宋所常以待遷臣者也未

幾擢海南衛經歷致其事以歸余訊之語余曰
吾習觀于海矣瓊故海賦之所謂南澗朱崖者
也當其洪濤瀾汗峻浪消泮蕩雲浴日挺地稽
天望之眇不見其端及其怒者殺賊者夷翔陽
御舒一碧萬頃枕百谷之所王而天下之閱覽
也吾嘗習海之風矣當其月暈蜺繞霾暄颶興
警乎噉焉虎嘯雷轟拔木發屋礮石影沙其何
寧攸居乎及夫箕伯翕舌封姨戢威織蘿不動
一塵不飛則亦足以辟瘴癘而解蘊隆也吾又

嘗習海外之氣候矣昕夕異節絺縵互施一日
之中有若華嚴藏之所爲八寒八熱者焉故吾
于是而悟人世之興替消長猶海濤之潮汐盈
虛耳物情之喜愠亢抑猶颶之作止起滅耳吾
且知炎炎者與凜凜者之殊趣也其始而飲水
者或終而內熱也眎海外之候何別次君抑善
游觀矣以是信君子貴閱覽遠適而井窺牖守
者之足鄙也余問昔遷臣之遺跡在乎次君撫
然曰吾嘗經儋耳拜東坡祠下躊躇咨嗟不忍

去因念吾曹以丞蒞士民之上贊政而宣化非
若坡仙之遷徙流離有署可居非若坡仙之蛋
塢獠洞祿雖微差贍歲而稔酒者清旨宜醉非
若坡仙之無藥物醬酢卽近建言諸人不無廢
斥然未有遷置海外扼之於窮極如蘇子者則
聖德之如天也余益服次君之言恕而達子瞻
之始至海南環視天水無際曰何時得出此島
邪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
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故其處夷險
若一而胸中超然自得焉次君抑善觀眉山矣
余時察次君貌腴氣和非無得于胸中者度其
年必長彼其于寒暑之代謝流坎之行止一付
之海濤天風而已夫孰得而撓之越數年甲寅
秋次君之年登七袞貌益腴氣益和宦廉食貧
晏如也余初所度者有徵矣有謂海外多奇藥
靈膏古言神仙亦遠在海上次君必有所密授
祕不語人者或然乎玉山劉氏世多壽父漳平
公玉峰先生母後太孺人近百齡長君湯溪公

方年八十七番番若若照映里間也初次君嘗
割股以起漳平而父事湯溪晚得子公庸賢而
文復孝事父是孝亦世之矣是歲春長孫生皆
吉祥善事也洞微志載瓊海楊宋卿壽百九十
五有九代祖雞窠小兒者不飲不食不知其年
歲豈次君在瓊別有所授耶漫志之曰說海需
九代後而余以質次君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二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三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太原盧太公暨王太夫人六秩序

晉自以五材士興而得士益章于是稱仕國焉
唐故晉封地其風勤儉思深遠有唐堯氏之遺
迺堯游藐姑射臨汾水遂窅然不有其天下故
後亦多隱操漢之儒仲彥方爲最聞而儒仲有

內德要以仕則定霸匡時以隱則躬行乎化若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登之人也之德也則其至者矣余偶與客論晉事而客有自宣城來者亟稱其邑盧令君賢大校言宣好訟訟多挾重而借資令君則持之以平宣好諂諂多矜名而鶩利令君則持之以靖宣好侈侈多僭上而腴下令君則持之以朴宣好偷偷多動凜而言隤令君則持之以敦其他慎出內屏胥徒弛關梁禁捕博則不啻若口也余念令君實晉人

晉與吳南北異戒風氣習俗異宜令君年未壯且聯舉也朝縹緗而夕簿牒異用俛仰服御異形又未及期月也抑何修而得此客則言本其尊人龍泉公及母王夫人之教云龍泉公潛德弗曜嘗以高年爵一級勤生而儉奉性慷慨而度寬然長者王夫人端莊寧壹勞佚之辨所由來遠矣頃之爲日月會于鵲尾客復以公及夫人年並耆來告蓋時迎養在令署且爲梅氏諸君介所以申壽者余一時詘于詞竊惟令君之

所自爲二人壽則亦既備乎傳不云乎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謂成親又曰聚百順以事其親名非聲音笑貌而順非要劑約束也藉第令一有悖出民將悖入其孰曰順一有不順人將詈女其孰曰名令君未期月而大綱布輿頌興馴致其道三年有成順而成之貽親令名無窮焉夫天之視聽在民考祥在已前歌後儻天必從履信思順天必佑天人交相宇宙太和故以此論孝協于天人以此論壽彌于宇宙不

抑亦大備乎哉卽以晉事論當儒仲賓賢妻擁故絮自老耳至其後魏晉間司空司徒傳貂襲龜竟以開太原之華胄然猶在十數世之餘彥方其婦子無聞焉儒仲亦不聞有年也盧公與夫人耦德且耦年潛其身而旋曜于其子以益章五才士之用爲晉國重卽美哉山河殆亦今世闊焉希覲已余聞公二人者徐徐于于不以其子泰損居約不以其子賢先居鄉亦不以其年稱耆足指使而高負恃其神凝其天定卽令

君日共八珍五鼎以爲旨徼 九命而蟬綏象
服以爲華直將塵垢糠粃之所謂姑射之神人
非耶往余兩蒞宣與梅氏善梅氏固宣城右族
其觀化惟先其被澤宜厚茲特逢掖之士驩呼
抃手願所爲壽太公太夫人者也卿士大夫從
郡中有合舉不具載雖然諺有之徒見二千石
不如一逢掖夫逢掖何貴得無以士羣而好修
公論其尚足寓乎昔者公孫僑討鄧析而存鄉
校夫是以子產爲惠人也夫

十長兄子綦先生七十序

國有宗臣係安危而與國相終始家有宗長係
盛衰而與家相代謝古者庠養老而爵高年賜
之杖賜之穀帛卽在民間爲之期爲之等著于
令有繇也吾族當先大夫時亦云盛矣然所爲
盛者匪直謂生齒之繁田宅之廣與夫冠佩之
聯翩文采之煜燁也一時二三者艾多賢者先
大夫秉家之成肅肅在廟雝雝在庭倫紀有常
詬厲不作家風世範爲四境所式瞻每歲時伏

臘亨羔潔兕歌術樂而秩初筵以申燕好焉于
時爲先人諸子行而相昕夕者數人從兄子綦
先生猶爲先大夫所賞識則其盛蓋于兄方壯
見之至癸未甲申間而衰徵已兆浸尋三十年
以日盛日衰外彊中乾尠不及矣迺者戶自爲
俗人自爲政黨同而伐異賢少而賤老將使尊
畏卑寡避衆惟力是視莫之誰何而先世仁厚
之訓禮讓之遺幾不能舉以此徵衰衰可知已
卽吾兄行年七十而觀于盛衰之際代謝之機

殆微乎其微乎陽進之極而姤以一陰生于下
若管之癸未甲申是也陰剝之極而復以一陽
生于下若今之癸丑甲寅是也夫有所必窮者
執無所終窮者理重以烈祖累仁保世滋大七
日來復茲其候矣吾兄遇姤始則謚然含章爲
包瓜處剝極則巋然獨存爲碩果而茲且句者
萌甲者坼適陽德方亨之會吾于是卜先生之
年必永永無有害也何者以爲天心之所特畱
而先靈之所潛祐也兄前是年六袞吾宗人咸

詣播芳堂爲祝而余鼎祚爲之詞兄虛襟受之
歲紀辛亥進七秩而宗人申約如前其年則族
有大釁顧兄雖皤焉不滓以同室多故力卻也
越二歲宗人復申前約督愈嚴余違嘗稱祝貴
門矣同姓之親聞焉鮮遘彼豈力有所不足耶
于兄則人所歌儻卻而益前踰期而益迫聚衆
情爲衆順合大順爲大年吾族盛而衰衰而復
盛循環若貞元之相續而先生益若元氣之周
流其間曷有紀極哉于時造階而修康爵者凡
三世爵以三止有嘽嘽焉以不足盡驩者鼎祚
起而宣言曰蒲上之酒德盛矣一飲一石醅初
筵者不云乎始乎治常卒乎亂僂僂者孰如逡
逸便便者孰如訥訥所爲尊卑淆而老少易者
多執其咎焉夫以衛武九十之年而猶悔酒過
申抑戒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兄更以疇我曹亦
三爵止旣醉而出

進階朝列大夫觀吾陳僉憲先生七秩序
余鄉而東多甲族皆世爲昏因衡宇相望禮教

率與今觀察陳觀吾先生越居東極則厥祖宗
伯靖獻公之先里也茲歲甲辰夏四月日巳亥
先生紀年七十矣郭少學叔儀萬叅軍惟賢偕
其鄉若孫氏若湯氏諸君將修康爵祝先生而
命鼎小子以言侑鼎不斐敢辭諸君謂先生嘗
與先太中及貢東平沈少叅萬澂江二郭先生
譚學術交切劘非子先子之所畏者乎小子唯
唯余聞之天定勝人人定勝天有互乘故有貞
勝而士君子脩持則言人際遘則言天要之天
固恒定爾且無遠引卽靖獻當

文皇帝入繼大統也顧命之臣前歌後儻公乃
奮扣馬而嬰逆鱗其爲節郵危其被旤亦郵烈
而一綫不斬之緒綿延以逮嘉隆間在里者駿
發于觀吾先生籍東牟者鵠起于大司寇其學
司馬以邊伐顯先生以廷直聞方先生之初爲
南臺江陵相承父諱固位不還也遂奧于權璫
以要 上畱一時公卿臺省請畱之牘日奏御
而南臺長爲相所親倚御史比而爭署名先生

獨挺然不署名且亢論無父卽無君不可以請
事迺已則相固已中街之尋復疏五事其曰士
氣之當振也顧更有所擬擿而比者潛益愧恨
先生坐不稱徙廷評矣先生豈不稱御史耶及
江陵敗而先生超拜駕部郎于是有清言路除
大奸之疏其人故江陵前所爲奧之馮璫與爲
比之御史給事也人因誦先生敢言然先生實
負吏材出而僉西粵憲事于是杜忠州之酋釁
定南關之夷貢荒服萬里悉咋舌搏手以感懾
明天子之仁威再補滇而意指小與大吏迺有
事國門卽上書予告矣告之日且疏進忠良錄
無罪又人所辟嫌誅怒而不敢言者先生具言
之儻非真誠體國者詎能焉大校先生亮直忼
慨良無忝祖風而出之裕如行之無事則其學
術明而切劘者有素也夫靖獻所邁天命鼎革
之會也電鑠雷輓何直人勝先生所邁亦天倫
絕續之會也負宸據圖何直人勝迺今而靖獻
獲昌大其後以有先生于先里先生以身名俱

泰進退克全獲有茲七十之齡眎司寇較著可不謂天定乎哉然其初天本定也故君子惟修其所必至者于人而聽其所不必至者于天夫天所不必至者非年乎語延年者必養生昔有養於內而失諸外者有養於外而失諸內者皆有所以養之者也有所以養之則其天搖善乎子輿氏之言天也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則其天定以是知先生之天久定矣天定則其所不必至之年將必至若衍之使長此必諸理而

非若彼養生者術也且諸君獨不見先生之居鄉乎出則柴車芒屨入則楨戶諷書卽近奉詔晉秩賜金緋先生一再御裋褐如故也而丈夫子咸績學恂恂儒行奴客董令司啟閉供算噐而已夫畸于人者則必羸于天天必俾吾曹長有先生以維頽俗而樹惇史言天定者至是而始益徵也先生健七箸酒無量抑將領鄙言而醕吾孔子之百觚乎不佞辱先生繆知敬百榼以侍

大司寇華陽徐公七秩序

守其不佞繇尚書郎領寧國則南大司寇徐公
予告里居者殆將一紀守獲帥僚屬以歲時朝
而事之公頽然山峙沈然淵渟有大臣風度屈
于歲乙巳在禮年且杖 國焉因念不佞甫通
籍羗戎先是有兵端公方爲御史中丞填撫蜀
于是有三征之 命舉莊躋唐蒙之所經略與
諸葛武侯之所深入者而一旦底定之爲西南
千百世便利皇皇勞績 天語赫臨是時公蓋

以武功顯矣及晉貳邦政贊中樞會屬國中于
夷于是有渡遼之師公所爲畫審緩急晰堅瑕
固不欲勤于遠而務先內治主者復不任師卒
以無成功是時公蓋以智謨顯矣然不佞時猶
浮沈州郡也已爲郎聞銓曹傳言公郎銓嘗典
南宮試而斥江陵子與弟不登也于是有東省
之出泗上諸侯悉爲江陵丐命于岱宗獨公返
關不報也則公以氣節顯至今人能稱道之大
校公壯而郎銓彊而撫蜀踰艾而總京戎其長

秋官留都也未耆卽引身歸矣蓋公材高故蚤
達公識曙故易退蚤達者其資適逢易退者其
天夙定此內外物我之辯也自不佞獲事公三
年所竊闕公之深而知前所豔說慕頌者皆其
應跡耳公視之無有也歸而一切謝絕端居簡
出日唯以養志于恬合氣于漠蓋始也出則緒
餘爲智畫爲勇伐或握之不可奪亢爲節旣也
斂其天真無智名無勇功咸皈之不可測入于
機王文成定藩亂之數歲而謂在今日處此猶

當盡善吾孔子自敘其所學以十年爲差至七
十而始自信曰從心余某臆夫子以此其年而
爲司寇攝行相則夾谷之會兩觀之討施爲氣
象必更有進于是者何者以其在化之境也徐
公非七十之年乎今天下雖脊脊多故矣龕夏
平播九州攸同衡世者以外寧必有內憂而所
亟則在 上下之泰交 官府之一體此其要
又在握機于密勿而運化于陶鈞實非智勇矜
名節者所得與也余意徐公其人焉粵昔周召

夾輔亦在平格之歲流言則屏聽告老則請畱
要以爲老成謀國爾而況公形用精玲神明煥
若詩所稱黃耆駘背以引以翼我

皇上者乎吾見尺一之 詔與百歲之觴昕夕
交進矣嘗以是諭于僚若屬不然也曰聞之在
朝言朝在野言野徐公茲退而處野已出則爲
勞臣處則爲惇史其重均也曹平陽相齊舍正
堂而禮蓋公固在大夫宓子宰單父所師事者
三人而邑以治是在屬令奈何必祝公之出而
退失所圖乎不佞申之曰憲而乞言老更之事
也坐而論道三公之事也吾曹誠義切憲老而
欲爭 天子密勿之重臣闕陶鈞之盛化無迺
義之所不敢出乎且往者歲甲午公以疏請
上念公久勞故賜以一紀之逸復念與共圖理
必勤以夾輔之徵周召以還同壽同德于今烈
矣僚若屬曰善請述之而以嘉平之壬戌敬從
守爲徐公壽

一兄長泰和先生七秩序

成周盛時論士自鄉始其教有恒度不見異物而遷其升有常敘不得躐級而進始也養之久而後用既也論之定而後官漢距古未遠孝弟力田有行義猶鄉三物之遺故士率修之於家而或曲學阿世壞之於天子之庭者間有之要其初非真修也是後詞賦興科條設士唯以文論矣我明規宋而顛尊經術罷斥百家其敝也以俳偶爲數文以帖括爲學古少俊之士朝濡毫而夕脫穎無俟養也朝登名而夕拜命無

俟論也及其典一官守一職司功在前執灋在后兢兢焉務修之天子之庭而官箴吏治之所不逮則恣睢桀驁擱然內加于父兄而擣然外覲于閭里率往往壞之于家彼其初固未嘗修之于家也論者以宗法廢天下無世家科第尊天下無善族夫天下家與族之積也無善族寧有善治乎哉則古今之不相及也固宜鼎祚先大夫眎齊魯學政嘗持是以訓鄉薦之七才子者已乞歸而爲政於家復以訓族之子弟族

子弟之俊有材者愛而翼之其有質行者狎而敬之若從兄泰和先生則質有其文固先大夫之所愛且敬者也先生亦獨引重先大夫而心儀之往有直指使進七庠之士合試之特首先生亟稱先生可俛拾一第是時蓋已傾郡人士而逡巡以游太學則又傾太學之四方人士然竟爽直指所期也至

今上丁酉而伯子學薦于鄉初先大夫亦以歲丁酉領鄉薦而先生喜可知也謂吾常勅爾曹惟參知是則是倣茲有明徵矣越數年而先生之子仲叔爲文學高等仲且受餼季且競爽焉先生皆不自有之卜築東隅絕不入城府郡邑吏尚不知伯子有父爲太學先生先生一都布衿躡躡塍澮間饁耕爭席田頰野老若不知先生少爲名士今有子漸以顯也吾族固素習先生而先生于宗黨恂恂拊身若不及使人望之而意消而耿亮端方訾笑不苟取予必嚴使人聞之而非洛七十年如一日爾先生之子咸入

鹿苑石室集卷十三
遵德禮之訓而出無所造請有司故凡七十年
之中式其里若畏壘拜其庭若陳仲弓萬石君
若先生實可謂修之于家已迺不獲如申公由
七十被徵力行之對顯明于天子之庭此所
爲治不古若者乎意以我皇祖之靈天必相吾
宗俾長有先生以真修致善族豈直茲二三子
之厚望抑同宗之上願也漢法七十者餽以糜
粥賜以鳩杖先生形癯而神王健飯善食酒步
履矍鑠何所庸是月嘉平其日丁卯爲先生覽
禎符吉繇有開必先矣

大中丞詹公八十序

吾郡一時稱國之元老者凡數公至若爲朝
廷立綱陳紀揆憲貞度贊大匡之治名實皦焉
以永綏福履庶問延世則今御史大夫詹公也
詹公者魯泉先生初令新建最徵給事南吏垣
江陵有奪情之事業且予假歸復有期而臺省
從輦下連章趣召之是時南垣有其親某子甲

首奮詞獨詹公不可爭之力迺已咸廩廩以公
郎而具大臣之風節焉于是出僉東臬旋絳謫
藉矣及江陵敗而公入爲禮曹擢祿勳歷尚璽
丞廷尉以荐陟太僕領奉常始超晉副都御史
攝摠憲者七年以乞老歸又六年爲歲甲寅則
公年屆八秩云公望彊而通籍逾老而縣車于
禮則然癸未以後嘗小迂江陵者輒驟貴公念
爲辛未所舉絕口不談南垣事其用意厚優游
卿寺者幾二十年淹速不入于其心其爲度遠

三協內外察直已一意輔法而行無所徇然惟
務愛惜人才不爲重劾無所枉初不以風力自
見也其識體曙人言有所及拜表辭不待報而
策出國門之外其見幾明決如此厥後越許公
秦孫公皆秉憲相繼以去寔詹公啓之焉而
上皆聽其去亦以追重詹公也夫大臣體國無
以有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要以難進而易退
君子之道也遠近去就歸潔其身聖人之行也
詹公第不欲爲苟去爾誠無所用名

上神聖威靈不測而于公特有潔身之諭匪公之精白迺心斐忱孚達何以獲此士大夫非進而朝則退而野天與人固未有進而不退者也公進可以正臺綱而退猶足以明臣節在朝有以恢主烈而在野猶賴以維世風或謂公年八十而骨愈清神益王精爽映徹無減壯時自昔畢召著弼亮之勛咸在平格之歲往者公爲

上意所嚮顛且久寢且大用之鼎小子顧不然公恬夷端靖無然歆羨而擬公以東山之臥者非知公之深吾之鄉陵厲浮竟攬秘嵬璪至于今而極矣尚不思得一篤中長茂負寬身之仁爲不二之老者以鎮定訓迪之非揀時之務故余願率鄉人士祝天胙公以千百其歲俾人人被其容接若登春臺若游華胥日熏烝訢合于元氣太和而不自知則俗之敝也庶其有豸乎公所造于吾邑者大矣余聞公嘗以始終受上知老臣報塞未盡而勅其後以馴謹若萬石君家冢君方待舉南宮若介若幼及長孫任者

悉恂恂儒雅組修工藝業望者皆知爲卿材國
有世臣其圖報不益重哉是歲七月曾孫生八
月日乙巳公攬揆之辰適與彌月之期會其得
天之豐福汪澤抑云單厚矣佚書有之曰安廼
恭已昌大在自克天蓋地軫中有滄熱善用道
者不害不竭殆詹公之謂歟公中外之親多雄
望美蔭濟濟翼翼旅進而爲公壽先余鼎祚不
媯之辭發尊以祝豈論公謙尊自牧無以賤賤
乎鼎祚旣嘉命之辱敬撫公出處進退之鉅者
如右以質諸君子而有所私效于公憶鼎祚舞
勺時先太中見公文以爲必峻舉且聞其賢也
介而請爲鼎祚師公以弱謝不應卽小子不慧
不任教而公實雅不欲以身輕就鄉士夫由是
愈賢之言于郡守羅盱江先生今之衣襜襜冠
剌剌若箕將何爲者邪異日之風節福澤安望
詹公哉安望詹公哉

壽邑侯日葵鮑公兼祝封太公太夫人序
成周盛時朝而君臣上下家而父子昆弟之間

靡不驩欣鼓儛歌頌祝贊蓋奉飶之徵也然猶必重稱壽云周公進兕觥而致萬壽于成王也時王方幼冲則壽固不以年論矣

今上爲御曆嗣服之四十年壬子是當五秩庶邦黎獻虎拜稽首而我邑君侯鮑公夏六月中旬吉日實攬揆之辰紀年甫三十有一比歲辛亥丞王君簿李君尉劉君圖所爲壽侯者侯力辭茲以屬余不佞申前請計侯莅吾邑者屆五年性端材敏所爲惠而教生養而安全之者善

政抑何可僂數至若冰蘖之操羔羊之節則我朝祖宗以來二百餘載吾邑所未嘗一睹者昔麗山氏分布元氣孔乎滔乎而鍾其清醇者爲聖賢卿大夫故清則必極貴而顯清必長年而壽卽物之清者苕苕謾謾莫若松柏標羽族之宗長爲仙人之上驥者莫若鶴貴且壽又孰能尚之天保周家以治內其辭曰如松柏之茂雀鳴之詩從九臯而聲聞天言誠之不可揜也我侯之清白自持繇衷達外繇初克終悉出敦誠

不緣藻飾以爾人人深信之而掾吏皆負霜雪
立既不敢爲姦且若將免焉則廉生威之効也
余不佞奉教久良有所異清者多患刻而我侯
仁心爲質慈祥易直念切如傷則廉而不劓之
用也仁者必壽又其明驗已 國家遵周典以
六計弊吏治首先于廉自余所記識遠若魏文
靖王端毅近若陸大宗伯咸以清介躋位卿輔
問其壽咸百齡則所爲極貴而長年者不亦章
章較著哉三君圖所爲祝侯者在斯矣在斯矣

侯以家庭昆弟遇寮幕而三君以速諸父舅嚴
事侯則又壽考惟祺福祿是荷之至願也願至
則望深望深則祝頌系之成周盛時殆有然者
夫稽首虎拜以媚我君上者庶邦黎獻之事也
拊髀雀躍以親我君侯者二三寮友及我士民
百萬戶之事也侯旦夕應 召而掌銓或居臺
省邇在跬步猶之今日之壽適萬里者始祝轅
而已恒情凡感德而思報匪特止其身必上逮
其所尊親侯之封太公太夫人名荐顯而年肇

者以次且將陟九命登期願何待于筮史余不
佞與三君少需之曰昊天有成命當有代我曹
之報禮在

中憲大夫史翁暨郭太恭人雙壽三封序
堇國史少川先生初命爲大夫則以子今太
守公守福寧封云已爲比部郎封先生繇奉直
而進奉政是時先生季甫耆越數歲郎出爲寧
國守又三歲丙午也則先生年進而登七十會
國有大慶覃恩中外先生繇奉政而進中憲大

夫煌煌三命佩服金紫矣不佞適李寧國郡司
農大梁劉公先予至郡司馬溫陵陳公後予至
太守公儼然臨長之吾曹兄事太守公而父事
先生奉觥稱壽情也命予一言則以有事服勞
職在弟子予小子其敢辭予惟羣情所最欲得
而最難遂者莫如壽尊極于君親極于子人主
能以三錫九命寵其臣而不能使追畢召之長
世人子能以三孤八座顯其親而不能使必松
喬之引年夫壽因諸天而成之人者也予見世

之稱壽者類第以其子而推及其親意其人或靡有以自見故無得稱述焉若吾少川先生者固經明行修人也越故多才士咸孫先生爲弗如而先生累都試不售又咸爲之屈先生夷然不屑也及太守公少穎異先生訓之嚴業成而連擢第先生慨噫曰吾初非榮一第也亦將冀尊主芘民於物有所濟而已遂去而方外游猶特精靈樞祕匱之書爪幕見垣之指晚益好青烏若玄女形家言蓋先生之學誠多所該洽而率歸于正訾笑不苟進止不失度望之皆肅然起敬顧就之使人易親卽拜大夫封一越裕徒步出入里社道故舊課稻蟹夷然不自知貴也而平生性鮮嗜欲直以約自將予同年楊太史者先生郡人始賀予得寧國以有太守公旣稱述先生質行略如此予忽忽不暇問先生年以今知方七秩矣夫先生之夷然而始不自屑於拙復不自知爲貴者其神凝也神凝則形駐先生之端嚴有度不苟者其待敬也莊敬則日彊

欲淺則理長裕用約則沖而徐盈至若時而天
機時而地紀袞六氣之辨恢八紘之觀則吾得
坤乾焉造化在我安所庸問年哉故君子脩身
以見於世而道之真以治身壽抑吾自致之乎
某舉太史言以諭諸兩公司馬公作而曰余閩
人旁習太守公福寧之善政在人耳也逮慮八
閩獄所全活數百人無不驩欣祝願者祝必仰
而効華封之多壽俯而期于公之高門吾固信
先生之必壽也司農公曰余來宣太守公有黃
池撤關之舉蓋榷關也榷歸之于湖而璫使卻
諸境上至于今商賈若林舟航若鳧雁其百千
萬人驩呼祝願殆視閩有加焉且彼閩僿也茲
則一郡之良彼顓壹宣 天子德意而求之生
茲則亢不可得之 天威而極諸溺難易殊矣
則其報宜厚吾固信先生必壽后必昌阜也不
佞某聆之迺矍然前吾近睹吾滇榷事而偉哉
太守公之撤黃池關也民則芘而主則尊且有
以承親志焉予刑官卽太守公讞閩而予竊得

用刑之意矣則皆先生遺訓也與日太守公躋
三孤先生陟九命而薦年期願其說壽要不越
此予間聞母郭太君先生媿德駢美佐先生
訓太守公不以慈廢嚴亦繇太宜人進恭人是
年稱老矣猶有三丈夫子侍于家太守公數迎
養不肯就曰吾啖海錯而甘之烏用損官厨梨
栗乎宣志士之毛惟梨栗太守公廉雖果蔬不
易入二人者喜而故啗之先生懸弧之辰月在
午而太夫人前期貞于孟陬然必待先生而後
申慶典禮也予小子敘次其言從兩公稽首三
祝于日太守公東望海氣五色冉冉上爲雲有
奮飛之思焉



